

乙未年春分后二日，晨露未晞。胶东腹地的阡陌之间，石板路蜿蜒如青黄交织的玉带，将散落的村庄串成岁月的珠链。观水镇埠西头村的炊烟里，几处黛瓦如史册泛黄的纸页，在晨光中舒展着斑驳的纹路——胶东军区直属医院旧址，正以这样素朴的姿态，迎候着穿越时空的访客。

踏入旧址的那一刻，仿佛时光倒流，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那青砖黛瓦的建筑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虽已斑驳，却屹立不倒，宛如一位饱经风霜却依旧坚毅的老人，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。讲解员李盛琳的声音在耳边回荡，她热情洋溢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情感，将我们带入了那个硝烟弥漫却又充满希望的年代。

抗日战争，那是一段中华民族的血泪史，也是无数英雄儿女用生命谱写的壮丽史诗。1942年，胶东军区直属医院迁至埠西头村，成为当时胶东地区规模最大、医疗条件最好的野战医院。这里，是伤员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是他们重新回到战场的希望所在。讲解员细致地介绍着医院的布局，从一间间简陋却整洁的病房到设备简陋却承载着

无数希望的手术室，从医护人员的办公室到为伤员提供温暖的伙房，每一处都透露着那个年代的艰苦与坚持。我仿佛能看到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医护人员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，他们的眼神坚定而温柔，手中的动作小心翼翼，为伤员清洗伤口、缝合创口。他们用精湛的医术和无畏的勇气，与死神赛跑，拯救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

讲解员介绍，医院的医护人员

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。他们不仅是医生和护士，更是战士、英雄。听着这些故事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这些医护人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奉献，什么是担当。他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，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。

在参观过程中，看到修复完好的旧址，我感到无比欣慰。这里曾经年久失修，部分房屋坍塌，但在

参观结束后，我久久不愿离去。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岁月，让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。站在旧址的院子里，我仰望天空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形成一片片光斑。这些光斑就如同那些英雄的精神，虽然岁月流转，却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芒，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走近历史的回声

□王传宝

大多是年轻人，他们怀揣着对国家、民族和人民的热爱，毅然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中。他们中的一些人，甚至自己也伤痕累累，却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守护着战士们的命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药品短缺、医疗器械简陋，但他们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伤员。他们用草药代替西药，用自制的绷带为伤员包扎，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手术。他们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，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一

相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，旧址修缮一新，重现了当年的风貌。当地政府干部王兆良说：“这次细致的修复，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，更是对英雄们的缅怀。我们不能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，它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，是我们永远的财富。保护好这些旧址，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历史记忆，让后人能够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，传承先辈们的革命精神。”

我总觉得，春天是从地底漫上来的。像打翻的绿釉，顺着树根爬上枝头，最后把整个天空都染成青瓷色。

柳树最是率性。不久前还是赭褐色的帘幕，今朝竟全绿了，像披头士一样，将脑袋垂进河里梳洗，梢尖在水面画符咒，惹得几尾鱼苗追着啄。有人在河边吹笛，竟与风穿柳梢的簌簌声暗合，此起彼伏。

玉兰像栖在枝头的鸽子。花瓣层层打开的动作，像极了母亲当年展开包袱皮的动作。有朵玉兰忽然挣脱枝头，打着旋儿扑向小溪，倒真成了振翅的鸽子。水面漾起的涟漪，惊醒了我放在长椅上的《苏东坡传》，书页间漏出的墨香与落花香纠缠，恍惚间竟分不清是东坡在赏花，还是花在赏东坡。

樱花落雪，整条步道都成了粉色的漩涡。穿汉服的少女举着相机追花瓣，绣鞋沾满香尘而不自知。这让我想起数年前带母亲去植物园，她将一枝樱花扛在肩上，被我抓拍，将春天定格。

上周，河堤北路的梧桐芽尖刚顶破草毛，在阳光下舒展成婴儿手掌。这让我想起幼时临摹字帖，总嫌春字的捺笔太长，如今才懂得那原是梧桐枝桠的弧度——春天总在你不经意时，将生命的笔触拉得恣意悠长。

走着走着，心就绿了

□王文莉

竟与云雀的飞行轨迹重合。他的三轮车框上挂着一束野花，像是替春天照看走失的孩子。这让我想起儿子三岁时，总要把蒲公英种子塞进我的口袋，说这样走到哪里都能播种春天。

坐在老柳树下翻书，始终停在《定风波》那页。阳光将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字句烙在膝头，恍惚间觉得东坡正披着柳色走来。他笑我书页间夹的花瓣太新，不如换成陈年梅干——原来诗词与春色一样，都需要经过岁月的腌渍才显真味。

暮色漫上河面时，海棠开始往水里投掷粉笺。穿校服的少年骑着单车掠过，车筐里盛满飘落的花

信。他们的衣角扬起又落下，多像我们年少时在河滩放飞的纸鸢。只是那时不懂，有些飞翔终将成为线头那端的眺望。

银发老者在长椅上吹口琴，《甜蜜蜜》的调子揉碎在晚风里。他脚边的流浪猫追逐着光斑，恍若多年前伊人在舞池里旋转的裙摆。那些没跳完的舞步、没送出的情诗，都成了藏在年轮里的春醪，在某个起风的黄昏突然醉人。

走在夕阳暗去的河边，衣裳已浸透草木气息。对岸的灯火次第亮起，将柳影投射成流动的水墨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些走着走着就散了的人，其实都成了春天的根基——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，依然托举着年轻的嫩绿。

走着走着，袖口便沾了柳色。走着走着，皱纹里便开出辛夷花。这满河的春水啊，原是岁月酿了又酿的老酒，我们皆是醉眼赏花的过客。待走到光阴深处再回首，才发现心上的褶皱，早已被春风熨成了叶脉的模样。

起风时，整条涧河都在翻动泛黄的书页。柳枝蘸水写下“一蓑烟雨”，梧桐叶拓印“也无风雨”。而玉兰坠落的声响，恰似东坡掷笔时的那声轻笑。所有的春天终将老去，唯有在文字里鲜活的灵魂，永远停留在最初的心动里……

共同成长 一路有你

——“我与烟台日报80年”征文启事

2025年是《烟台日报》创刊80周年。

80年前，《烟台日报》在解放的炮声中诞生；80年来，《烟台日报》扎根烟台大地，始终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，与广大市民心手相连；80年来，《烟台日报》见证并记录这座城市的峥嵘岁月和沧桑巨变，描绘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，书写无数动人的故事，定格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，镌刻下大量珍贵的记忆。《烟台日报》不仅是新闻的传递者，更是烟台人民的情感纽带和文化传播的使者。

80年风雨兼程，80年笔墨深。80年，是一段历史的沉淀，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。奋斗者青春不老，80岁仍是芳华正茂。在这一特

别的历史时刻，不管您是读者、通讯员、曾经的报人，还是本报曾经报道过的人物，我们都诚挚邀请您，用文字抒发与《烟台日报》的情缘，分享您与《烟台日报》的故事。让我们一起回首过往，展望未来，书写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。

一、征文主题

以“共同成长 一路有你——我与《烟台日报》80年”为主题，讲述您与《烟台日报》的故事，分享您与《烟台日报》共同成长的经历、感悟与思考。征文内容可以是您与《烟台日报》相关的个人经历、情感故事，也可以是您对《烟台日报》某一篇文章、某一时期报纸的深刻记忆，或是您对《烟台日报》未来的期待与建议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优秀作品将刊登在《烟台日报》及官方新媒体平台，并有机会获得《烟台日报》的纪念品。

烟台日报编辑部

1. 征文须为原创作品，内容真实，情感真挚，不得抄袭或套作。
2. 体裁不限，散文、诗歌、随笔、回忆录等形式均可，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。

3. 文字简洁流畅，表达清晰，富有感染力。

4. 截稿日期：2025年7月31日。

三、投稿方式

请将您的作品发送至电子邮箱：ytdaily80@126.com，邮件标题注明“《烟台日报》80周年征文+作者姓名+联系方式”。

四、征文使用和奖励

优秀作品将刊登在《烟台日报》及官方新媒体平台，并有机会获得《烟台日报》的纪念品。

冬虫夏草、犀角（彼时未列入动物保护）、麝香……后来我研习药材鉴别，父亲告诉我，天麻产区的一些农户挖出天麻后，会先熬粥自饮，待养分尽出再晒干售卖，看着形状完整、干净透明，其实药性都没了。“但愿世间人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”——这副传统药店的楹联，我最早是从父亲口中听来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它出自清代宁波名医范文甫之手。透过时光的窗棂，我仿佛看到少年时的父亲曾在某间青砖黛瓦的老药铺前驻足良久，将这联语刻进了记忆。

父亲17岁从戎，虽是在硝烟中冲杀过来的军人，却并非粗人。参加革命前，他读过6年私塾。革命胜利后，20岁出头的他被选送武汉空军雷达学校深造，时值1954年4月——据校史记载，那是解放军空军首次招收雷达专业本科生。解放初期，由陆军调入空军的，皆是部队优中挑选的骨干。1959年，国家转入全面建设，父亲由济南转业至烟台城建系统，此后40年，他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奔走四方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父亲的工作总是“出差”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他天南地北地为烟台城建调运建材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去烟台城市设计院采访，父亲的老同事笑言：“若当年能出国，你爸怕是要跑遍全世界。”后来我去川西阿坝州开会，当地同行证实，阿坝的第一个工业项目——汽车修理厂，正是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烟台城建局时援建的，与此同时，大批木材也沿着岷江顺流而下，由成都远往烟台。

父亲之所以能走遍大江南北，倚仗的是“老战友资源”——尤其是四川的胶东籍南下干部。这份故乡情谊，成了他为烟台调运物资的“感情航线”。走南闯北的见闻，使他对各地风物如数家珍，像一本无字书，在潜移默化中丰富了我的知识。母亲在医院工作，父亲出差时常顺便替她的单位采购中药材，母女甘愿下岗。至今，追忆父母仍是我们维系亲情的纽带，清明祭扫则是雷打不动的家事。

中国人讲“事死如生”，父亲前虽未喝到我泡的蒙顶茶，但14年后，这盏茶终在遗像前氤氲成香。茶凉了又续，续了又凉，而父母从未真正离开——他们活在我每一次凝视照片时的目光里，活在“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”的絮语中，活成血脉里最温暖的印记。

春之韵
如潺潺流水蔓延过心坎
这么好的季节
提及桃花
时光就慢了下来

一枚胎记
从我的颈项延伸至胸口
红艳艳的一朵

山的自信
□陆玉生

雾总想把山遮住
山却不在乎
一次次任其来势汹汹
它总蔑视地昂着头
淡看青松挺立雄鹰盘旋
可最终
雾还是把山遮蔽得面目全非

风不是最好的依靠
虽然她暂时驱走了雾
可一会儿
雾又卷土重来
然而，山并不惊慌
它坚信公正的太阳
总能还它一个真实的样貌
即使需要一些时间

西岭的霞光

□康勤修

我攀过蒙山石阶上煮沸的云
丈量过雁荡断崖间凝固的浪
可是所有的巍峨
都在暮色里坍缩成
西岭草叶尖那一滴摇晃的霞光

当婆婆丁吹响金色的小喇叭
整座山岗跟着娘唤我的音调起伏
蒲公英的绒毛
驮着我的童年越飘越远
而根却始终扎在黄土深处
多么像娘年轻时纳鞋底
手里拽紧的那根苎麻线

此刻，春风翻动泛黄的日历
云絮把暮色纷成旧棉纱
我数着异乡的路灯
忽然读懂了
西岭的霞为啥这么灿烂——
原来是母亲悬在空中的针脚线
日夜缝补游子龟裂的归途